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刘迎胜 著

蒙元帝国 与13—15世纪的世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013027458

K281.2
26

大学史学丛书
八学人文基金项目

刘迎胜 著

家元帝国 与13—15世纪的世界



1<281.2
26



北航

C1635288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刘迎胜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166-1

I. ①蒙… II. ①刘…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元代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1261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22.5

字 数 335千字

定 价 65.00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藪。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智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栻、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研 究 篇

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考	3
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	15
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	29
至元元年初设太庙神主称谓考	48
从七室之祀到八室之祀——忽必烈朝太庙祭祀中的蒙汉因素	71
脱火丞相与元金山戍军	91
元代曲先塔林考	110
亦必儿与失必儿	123

述 论 篇

从成吉思汗使团到沙哈鲁国王的使团	147
论塔刺思会议——蒙古国分裂的标志	173
蒙哥即位风波中的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	187
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212
忙古带拔都儿及其在斡端的活动	227
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1260年至1303年	238
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	277

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	286
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波斯史籍	335
关于术忽人(犹太人)的几个问题	339
后记	354

研 究 篇

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考

1248年春,元定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死去,蒙古国的管理机器突然失去了它的操纵者,于是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又开始了一轮新的争权斗争。察合台后王们也卷入到这场政治旋涡中去。斗争以拔都和蒙哥的同盟获胜,蒙哥即位为帝而告终。在这场风波中,拔都召集的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对拥立蒙哥起了决定性作用。

阿剌脱忽刺兀之名见于《元史》卷3《宪宗纪》。伯希和提出,拔都东进迎击贵由所至之距海押立一周程处的阿剌豁马黑(Ala Qamaqa)之地,^①即此阿剌脱忽刺兀。他把阿剌脱忽刺兀还原为 Ala Toγra'u。ala,突厥语,译言斑驳的。脱忽刺兀(Toγra'u)。或为奥斯曼突厥语 toγraq,指一种杨树。^②伯希和还认为《世界征服者传》中提到的“阿剌豁马黑”中之“豁马黑”(qamaqa),或应为奥斯曼阿塞拜疆突厥语 qavaq“白杨”之异写。^③我想伯希和为“脱忽刺兀”所复原 toγra'u,应为东部突厥语 toγraq“胡杨树”这个词的北部突厥语读法。“阿剌脱忽刺兀”,应意为“杂色胡杨树”。而 Ala Qamaqa“阿剌豁马黑”,则意为“杂色白杨树”。巴托尔德讨论过志费尼所提到的阿剌豁马黑之地,他认为阿剌豁马黑位于今伊塞克湖和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山地。^④两说相较,伯希和之说重在说明词源,而巴托尔德之说则侧重于确定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Atā Malik-i Jūwainī, *Tārīkh-i Jahāngūshāy*),何高济汉译本作《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664。按中国传统,个人传记不称“史”,且波斯文 *tārīkh* 的意义为编年、纪年,故本文取“世界征服者传”译名,以下简称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

② 拉德洛夫:《突厥语方言辞典》卷3,圣彼得堡,1893—1911年(В. В. Радлов, *Опыт словаря Тюркских наречий,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kte von Dr.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3—1911*),页1167。

③ 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巴黎,1933年(P. Pelliot,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Paris, 1933);冯承钧汉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页190,注2。

④ 《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旧版,“拔都”(Batu)条。

其今地。巴托尔德未考虑拔都东行的目的,故其考订尚有商讨余地。

上述两位学者主要涉及的是阿剌豁马黑的词源与地望。我国学者屠寄在《蒙格可汗本纪》中,对此次忽里台大会,作了详细研究。^①陆峻岭和何高济在其论文《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国宫廷斗争》中,讨论了到会蒙古诸王、贵族的活动。^②德国学者阿伯拉莫夫斯基则对《元史·宪宗纪》中,有关此次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会的记载,作了注释。^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此次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的史料作进一步研究。

一、阿剌豁马黑的地望

志费尼两次提及阿剌豁马黑之地。第一次是在叙述贵由去世后,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分别向唆鲁禾帖尼和拔都遣使,通报消息。志费尼提到,拔都借口马瘦,留驻于阿剌豁马黑。他传话给各地蒙古王公贵族,召集忽里台会议。^④第二次志费尼说,贵由死时,拔都东进至阿剌豁马黑之地,距海押立一周程。他由此遣使四方,邀集族人会聚。^⑤

按照巴托尔德的说法,拔都从钦察草原东行时,至咸海后,应向南溯忽阑河(今锡尔河)而上,经兀提刺儿(Otrar)、赛兰,复东行经塔刺思(Talas),虎思斡耳朵(Ghuz Ordu),再北上至海押立(Qayalīy)。这条路线中兀提刺儿(Otrar)以下部分,虽为成吉思汗西征时所经,但很难解释拔都从咸海进入忽阑河流域以后,为什么不直接东行,而要向南行那么远,再折向北,绕这样一个大弯后,才朝海押立去,显然很不合理,但至今未见有学者质疑。

据志费尼记载拔都东行是为了朝见贵由,而贵由西行则是为了养病。实际上,贵由西行的目的是消灭拔都的势力,而拔都率部东行则是为了迎击贵由。^⑥拔都东行既是有目的出征,当然应该循通往叶密立的道路而行。1237 年拔都率各支宗王

① 《蒙兀儿史记》卷 6,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 年。

② 载《元史论丛》1982 年第 1 辑。

③ 《蒙哥汉文编年史——〈元史〉卷 3》(Waltrout Abramowski, “Die Chinesischen Annalen des Möngke—Übersetzung des 3. Kapitales Yüan-Shih”),《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n Studien)第 12 辑,波恩,1979 年。以下简称《蒙哥汉文编年史——〈元史〉卷 3》。

④ 《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 309。

⑤ 《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页 665。

⑥ 参见拙文《读〈定宗征拔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 年第 4 期。

驸马长子西征,及13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卡尔僻尼和鲁卜鲁克赴蒙古高原朝见蒙哥皇帝,从时间上看距拔都东征最近,其路线亦应与拔都此次东行的道路最为接近。

据卡尔僻尼记载,拔都西征时曾经过巴耳赤刊和养吉干两城。此两处均位于忽阑河下游。^①1245年6月中旬,卡尔僻尼经过养吉干、巴耳赤刊到达叶密立。^②鲁卜鲁克更为详细地提到了他所经过的地方,他渡过扎牙黑水(按:今乌拉尔河)以后,到了一个称为Kinchat的镇子。鲁卜鲁克在途中不断地打听塔刺思的情况,但他的路线并不经过塔刺思,而是从该地以北约三日程的地方通过,经过一个称为Equius的小镇后,到达一个周长约25日程的湖泊,于1253年11月18日抵达海押立,在那里待了12天。^③上述几个地名中的Kinchat和Equius,学者们多年讨论而无结果。但有两点可以大致确定:一是鲁卜鲁克是沿塔刺思北面数日程的地方向东去的,二是这个周长达25日程的湖应该是今巴尔喀什湖。由此可见卡尔僻尼和鲁卜鲁克离开忽阑河下游后,向东穿越今锡尔河以北草原向东行,越塔刺思(Talas)河,再溯碎叶(Suyab)水上行至亦思宽(İsiq Köl,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至亦列(Ili)河,然后北上,有如后来耶律希亮随阿鲁忽与禾忽从叶密立南下逃至伊犁河的相反方向。按此推测,距海押立一周程的阿刺豁马黑,应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岸以南某处,而不应如托尔德那样,将它置于热海与塔刺思之间。札马刺哈儿昔亦指出,拔都与蒙哥会面的地点,在海押立附近。^④

伯希和关于阿剌脱忽刺兀与阿刺豁马黑为同一地的假设有合理性,至少这两个地方应相距不远。屠寄把阿剌脱忽刺兀改为“阿勒台忽刺兀”,^⑤不得要领。

二、《元史·宪宗纪》之记载

贵由之死使蒙古国上层政治天平失去平衡,其政敌拔都的威望迅速上升,如前

① Jean de Plan Carpin, *Histoire des Mongols*, traduit et annoté par Dom Jean Becquet et par Louis Hamb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Paris, 1965, 参见贝凯、韩百诗译注,耿升汉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页56—57。

② 贝凯、韩百诗译注,耿升汉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页94。

③ *The Mongol Missions*, tr. & ed. by C. Dawson, London, 1955(见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52—154)。

④ Jamāl Qarṣī, *Mulahaqat al-Surah*, 阿拉伯文刊本,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一部分《史料》,圣彼得堡,1898年,兹据华涛汉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篇〉》(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

⑤ 《蒙兀儿史记》卷6,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

所述,此时原先为准备迎击贵由征讨而东进的拔都已至阿剌豁马黑之地,距海押立仅一周路程。拔都得知贵由的死讯后,接连分遣使者赴各诸王、贵戚处,商讨议立新君事。《元史·宪宗纪》提到:

“岁戊申(1248年)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恟恟,咸属意于帝(按:指蒙哥),而觊觎者众,议未决。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亦哥秃、塔察儿,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儿、也速不花,咸会于阿剌脱忽刺兀之地。拔都首议推戴。时定皇后海迷失所遣使者八刺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议欲他属,将置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烈忽乃(按:应为脱烈忽乃之倒误)与汝辈为之,是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耶?’八刺语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拔都即申令于众,众悉应之,议遂定。”^①

这里是说,在阿剌脱忽刺兀大会上,海迷失皇后之使者畏兀儿人八刺认为,蒙哥即位违反了太宗欲立失烈门的遗命,而诸王木哥却举出太宗死后脱烈哥那皇后首先违反此项遗命、拥立贵由为帝的例子,进行反驳。最后在兀良合台的倡议下,拔都强行通过其提议。

《元史·宪宗纪》中提到的参加此次忽里台大会的诸王中:

拔都为术赤后王。

木哥又作末哥,按《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为拖雷第九子;而按《史集·拖雷汗纪》为拖雷第八子。阿里不哥按《元史·宗室世系表》为拖雷第七子;而按《史集·拖雷汗纪》为拖雷第六子。唆亦哥秃,又作岁哥都,按《元史·宗室世系表》为拖雷第十子;而按《史集·拖雷汗纪》为拖雷之第九子。

塔察儿为成吉思汗弟铁木哥斡赤斤次子只不干之长子。^②

《元史·宪宗纪》记载,参加会议诸将、大臣有:

^① 《元史》卷3《宪宗纪》,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页44。

^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元史·宪宗纪》中提到的这些诸王,除拔都以外,均为拖雷之子和东道诸王,足见《元史·宪宗纪》中这些部分,并非出自《实录》,而是事后追记下来的。

兀良合台,为名将速不台之子。

速你带,德国学者阿伯拉莫夫斯基取波义耳在《世界征服者传》中的说法,认为是速不台。^①据汉文史料,速不台 1246 年告老归家,1248 年逝于土刺河畔,^②未出席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屠寄认为速你带可能是《蒙古源流》叙成吉思汗逝世时提到的苏尼特之吉鲁根巴图尔。^③

帖木迭儿,屠寄认为乃塔察儿之弟。^④德国学者阿伯拉莫夫斯基亦持同样意见,^⑤但与史料所称帖木迭儿为诸将之一相矛盾。

也速不花,屠寄认为乃成吉思汗之弟别里古台之子,^⑥德国学者阿伯拉莫夫斯基亦持此说,^⑦但与史料所称也速不花为诸将之一相矛盾。

定宗皇后海迷失的使者八刺,畏兀儿人,其名称可还原为东部突厥语 bala,意为儿郎,男孩,并于此人,详见下文。

三、《元史·忙哥撒儿传》之记载

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会亦见于《元史·忙哥撒儿传》。该传曰:

“定宗崩,宗王八都罕大会宗亲,议立宪宗。畏兀八刺:‘失烈门,皇孙也,宜立。且先帝尝言其可以君天下。’诸大臣皆莫敢言。忙哥撒儿独曰:‘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耶?八都罕固尊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众乃不敢异,八都罕乃奉宪宗立之。”

《元史·忙哥撒儿传》又云:

“宪宗之幼也,太宗甚重。一日行幸,天大风,入帐殿,命宪宗坐膝下,抚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他日,用特按豹,皇孙失烈门尚幼,曰:‘以特按豹,则悖

① 见《蒙哥汉文编年史——〈元史〉卷3》第12辑,波恩,1979年。

② 《元史》卷121《速不台传》,页2978;卷122《雪不台传》,页3009。

③ 《蒙兀儿史记》卷6。

④ 《蒙兀儿史记》卷6。

⑤ 见《蒙哥汉文编年史——〈元史〉卷3》。

⑥ 《蒙兀儿史记》卷6。

⑦ 见《蒙哥汉文编年史——〈元史〉卷3》。

将安所养?’太宗以为有仁心,又曰:‘是可以君天下。’其后太宗崩,六皇后摄政,竟立定宗。故至是,二人各举为言云。”^①

《元史·忙哥撒儿传》与《元史·宪宗纪》相较,相似之处在于,两处均记首议立蒙哥为帝的是拔都,最后强行通过拥立蒙哥的也是拔都。公开举出太宗遗命反对蒙哥即位,提出按太宗意愿应由失烈门登基的是畏兀八剌。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畏兀八剌”发言后,《元史·忙哥撒儿传》说“诸大臣皆莫敢言”。而据《元史·宪宗纪》称,公开以脱烈哥那皇后立贵由为帝为由,指责窝阔台家族早已首先违反太宗遗命的是亲王木哥。《元史·忙哥撒儿传》称,只有忙哥撒儿挺身而出,以定宗之立违反太宗遗命为辞反驳之。《元史·宪宗纪》没有提到其他反对蒙哥即位的人,而《元史·忙哥撒儿传》说,忙哥撒儿发言后,“众乃不敢异”,换言之,在会上反对蒙哥取窝阔台家族而代之者大有人在,并不止“畏兀八剌”一人。

此外《元史·忙哥撒儿传》还把窝阔台曾说失烈门可以君天下的背景搬出来,并说太宗亦曾说过,蒙哥也可以君天下的话,以示拔都推戴蒙哥并不违背太宗遗命。

四、兀良合台传记资料之记载

现存兀良合台传记资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兀良合台先庙碑》,另一种是《元史·兀良合台传》。在有关宪宗蒙哥即位的部分,《先庙碑》是《元史·兀良合台传》的主要史源,但两者相较还有一些其他区别。《兀良合台先庙碑》云:“己酉(1249年),定宗升遐。大王拔都与宗室大臣册立宪宗,议久未决。公以大义陈请,即定。”^②《元史·兀良合台传》曰:“己酉,定宗崩。拔都与宗室大臣议立宪宗,事久未决。四月,诸王大会,定宗皇后问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对。兀良合台对曰:‘此议先定矣,不可复变。’拔都曰:‘兀良合台言是也。’议遂定。”^③

以上传记资料校诸《元史·宪宗纪》,可知兀良合台的确与会。惟此本传称海迷失皇后曾亲自与会,与诸书不同。兀良合台家传资料提到的历史上有一点很重要,即在海迷失皇后质问选何人为君后,几乎无人敢于对答,恰如《元史·忙哥撒

① 《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页3055—3056。

② 参见王恽:《秋涧集》卷50,商务印书馆(上海)缩印江南图书馆藏明弘治刊本,《四部丛刊》。

③ 《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页2979。

儿传》所言“诸大臣皆莫敢言”。兀良合台的发言对蒙哥登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其他诸史不同之处在于,兀良合台家传资料云定宗贵由逝于1249年,误。贵由逝于1248年,而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举行于1249年春四月。在聚会之前,议立蒙哥的事在术赤与拖雷家族之间已经酝酿很久,但一直未能定议。而最后诸王大会定议是在此年四月。^①

五、《史集·部族志》之有关文字

《部族志·札剌亦儿传》中亦有一段与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有关。拉施都丁在叙述札剌亦儿人亦鲁格之弟额勒只带(Iljidai)时说:

“在蒙哥合罕登基时,他(按:额勒只带)说:‘你们(按:指拥护蒙哥即位的诸王)曾全体一致地同意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出自窝阔台合罕子孙中的,哪怕是小小一块[臭]肉,如果人们将它裹在饲草中,牛不吃这捆草;如果人们将它(按:指这块臭肉)涂上油脂,狗也不瞧这块油脂,我们仍要尊奉他为合罕,不立任何别人为帝。为什么你们如今要另搞一套呢?’忽必烈合罕反对这番话,降旨道:‘情况确是如此,但是你们已经违反了旧日之言和古来的札撒。首先成吉思汗曾降旨道:我们氏族中如有人违反札撒,在未同族人商量以前,不得加害他。你们为什么杀了阿勒塔鲁(Altalu)那颜?其次窝阔台合罕说过,失烈门应为帝,你们为什么自作主张把帝位交给贵由?’额勒只带听到此番话后说:‘你们是对的。’”^②

这段记载与《元史·宪宗纪》和《元史·忙哥撒儿传》比较,共同之处在于:《部族志》也说窝阔台家族以违反太宗欲立失烈门遗命为由,反对蒙哥夺权之事发生在议立蒙哥时,也即在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会上。

而区别在于,《部族志》说挺身而出维护窝阔台家族利益,反对蒙哥即位的是窝阔台家族的老臣额勒只带。《部族志》还说,额勒只带举出诸王们在窝阔台即位时,

^① 《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校勘记[7],页2996。

^② 《史集·部族志》莫斯科校本,1952年,页140—141;《史集》第1卷第1分册,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154。